

集社会史、乡村史、人之命运沉浮史
为一体的长篇小说

弯弯的射阳河

第二册

动乱的年代

杨胜昌 著

南京大学出版社



集

之命运沉浮史为一体
篇小说

弯弯的射阳河

第二册

动乱的年代

杨胜昌 著

南京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弯弯的射阳河 / 杨胜昌著.——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0.12

ISBN 978-7-305-07765-4

I. ①弯… II. ①杨…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243191)号

出版发行 南京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南京市汉口路 22 号 邮 编 210093

网 址 <http://www.NjupCo.com>

出版人 左 健

书 名 弯弯的射阳河

著 者 杨胜昌

责任编辑 张婧妤 陈 佳 编辑热线 025—83686308

印 刷 南京金城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1230 1/32 印张 33.625 字数 800 千

版 次 2011 年 11 月第 1 版 2011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5-07765-4

定 价 88.00 元(全四册)

发行热线 025—83594756 83686452

电子邮箱 Press@NjupCo.com

Sales@NjupCo.com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凡购买南大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所购图书销售部门联系调换

内容提要

第二册

《动乱的年代》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孙成雨仗着孙建民的权力保护，勾结年幼无知的红卫兵小头头李小左，以阶级斗争的名义，对杨家人实施一次次报复；揭发地主婆子的贫下中农代表——二董事妈妈，诉苦时转眼间成为坏分子被批斗；聪明能干的杨大明竟被一次次批斗而致哑；伟大王的舅爷陈奎，竟被孙家逼供、摧残、诱导而自杀。

杨春晓利用文艺作武器，将孙成雨斗得失魂落魄；对在孙家干部保护下，常做轻巧活，吃占拿带的尖头社员，展开激烈斗争；当孙家干部利用“割资本主义尾巴”要批董事婆时，被杨春晓一指点，却成了表扬对象。刚直不阿的伟大王，为维护正义闹翻批斗会；聪明机智的杨永智在鬼桥一次次闹鬼，吓退孙家人，施巧计斗败孙建民，为杨家人出了冤气；二董事为维护正义，用含蓄幽默的语言多次斗败孙家帮，成为拉不拢的怪才。

第二册

目 录

25.动乱的年代	223
26.偷奸	237
27.红旗下的杨庄人	254
28.批斗张华成	262
29.大批大斗	269
30.批斗孙建民	279
31.杨庄宣传队演进城	294
32.斗私斗哑杨大明	305
33.春晓相亲	319
34.升官留下的心病	326
35.革命婚礼	338
36.足不出户的文盲“特务”	347
37.伟大王闹翻批斗会	356
38.“万扒钩子”的闹剧	369
39.庆贺场上的较量	383
40.鬼桥闹鬼	398
41.杨庄的艳事	412

42.看病看成了暴发户	422
43.邀请五年未认的亲家上门	430
44.文斗孙成雨	437
45.反党反出来“英雄”	447
46.苦难的岁月	457
47.难忍的痛	467
48.白嘴先生的笑话	476
49.小永智智斗孙队长	482
50.生病带出来的好运	490
51.割资本主义尾巴	497
52.推荐的闹剧	508
53.杨庄的“孔老二”	516
54.拉不拢的怪才	521
55.时代的车轮	530

25 动乱的年代

1966年6月中旬,阳河县委按上级指示成立文化大革命办公室。6月底县委干部到各公社、大队发动文化大革命,8月下旬阳河中学和阳河师范学校成立红卫兵组织。在学生带动下,各单位群众自发成立了红卫兵组织。

杨庄刚开始的“四清”工作队,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到来撤了。

杨庄大队的杨文佩看阳河镇成立了红卫兵司令部,威风凛凛向当权派造反。权力欲极强的他立即召集几个要好朋友成立了杨庄大队红卫兵司令部,挂在城里红卫兵的名下,又到各生产队招兵买马,扩大自己的势力。那些被干部打击过的、想出风头、想当官的青年立即响应,几天之间,便组成一支庞大的红卫兵队伍。

孙成雨看杨文佩从一个平民百姓突然变成有一百多人的红卫兵司令,他心里不服,也纠集几个孙家人成立了另一支红卫兵,挂在城里另一派红卫兵的名下。当他再招兵买马扩大队伍时,大部分人都加入了杨文佩的红卫兵,连杨庄生产队的杨家人也不参加。孙成雨识字不多,不会写大字报,便放下司令的架子去请杨春晓,杨春晓以教学忙为由回绝了。

孙成雨没有文才和口头辩论能力,在与杨文佩的争斗中几个回合便认输了,他眼珠一转带着孙家那几个红卫兵投奔杨文佩,想在杨文佩手下任个副司令。

杨文佩看孙成雨野心大,对他说:“你常跟孙建民转,不能任职。”

杨文佩看李小左祖代好斗,估计他斗争性也强。他是孤儿,做事无人管,斗起来无牵挂,肯定听自己使唤,便封他为杨庄生产队红卫兵负责人。

孙成雨带兵投诚封官未成,对杨文佩耿耿于怀。

杨家庄与阳河镇一河相隔,直径一公里。那时房屋不多,也无高层建筑物,城里高音广播在杨庄听得清清楚楚,特别是早晚和夜里格外清晰。

每天早上,杨文佩都躺在床上认真听城里的喇叭声,听毛主席有什么指示,中央“文革”小组有什么革命任务和城里批斗情况。他要紧跟革命形势,把杨庄的革命搞得轰轰烈烈。有时他也带一帮红卫兵参加城里的革命。城里的红卫兵司令常表扬他,他自己也觉得身价倍增,摆出一副盛气凌人的司令架子,在杨庄大队趾高气扬地荡来荡去。

红卫兵斗争的任务是批斗“走资派、地、富、反、坏、右”。农村走资派是公社、大队的一把手。地、富是指在解放前田多,土改时划定的阶级成分。反革命有解放前的历史反革命和解放后做坏事或反对革命、反对红卫兵的现行反革命。“坏”指口头散漫、反对领导、小偷小摸、贩卖贩卖、搞投机倒把等不够办罪的人。“右”指城里在1957年大鸣大放中,说了违反当时政策的话而定的右派。

这些人统称“小爬虫”,背后称他们叫“破屁股”,是当地的专政对象。他们没有公民权,连他们的子女都不得和贫下中农享有同等权利。

批斗前,先将不服管教的五类分子的头发剪去横竖两剪,头顶现出光秃秃的十字,叫“十字头”。红卫兵说:“这十字头走出去便于区别。”

男五类分子剃成十字头后,有的干脆剪成光头还不显得难看。女五类分子的被剪去头发的“十字”特别白,比白秃子还多一份耻辱。

一天，杨庄生产队召开批判富农婆子杨刘氏的诉苦大会。“杨刘氏”是人名，解放前妇女不外出办事，都没有名字，结婚后丈夫姓在前，娘家姓在后，再加个氏便是她名字，丈夫姓杨，娘家姓刘，叫杨刘氏，一个庄上常常有几个妇女同名。

杨刘氏是杨大明的妈妈，娘家是贫农。20世纪30年代初，她跟父亲给李瞎子家做长工时，杨大佬看中了她。结婚后，她和杨大佬跌打滚爬苦了十年买了二十亩田，土改时定为富农成分。杨大明爸爸1960年死了，杨刘氏便成为批斗对象。

批判会上要推选贫下中农代表诉苦，唤起贫下中农的阶级仇恨，使他们的子女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

孙成雨说：“二董事妈妈杨陈氏根正苗红，她丈夫土改前在杨刘氏家做过短工，叫她到会上诉苦最有说服力。”

李小左将诉苦内容安排好，教杨陈氏怎么讲，最好要哭才能感动下一代。

批斗时，杨大明的妈妈站在桌上，头戴二尺高的纸糊高帽，帽上写着“富农分子”几个大字，胸前挂着“打倒杨刘氏”的牌子，低着头两手下垂。她经常生病身体虚弱，半小时一站便全身打晃，脸不停地抽动，她怕表现不好被剪十字头，强撑着站着，泪盈在眼里不敢流出。她站着、晃着，突然两腿一软瘫倒在地。李小左发现了新罪证，凶神恶煞地冲上去指着她吼道：“你顽固不化还瘫下耍赖，对批斗不服吗？”

杨刘氏一惊，立即爬起跪在地上。

孙成雨知道此时她跪着比站着舒服，立即冲上去将她拎起来站着，嘴里高呼“打倒富农婆子杨刘氏！”“打倒杨庄的小爬虫！”

会场上也稀稀拉拉地跟着喊起口号。

杨大明自从十年前看爸爸在地上爬后，好像得了恐斗症，一看到批斗心里就颤，浑身发抖。今天看着妈妈那瘦小、

虚弱的身体站着被斗时，抖得像筛糠，快站不住了，溜到厕所里解开裤子蹲着，手捂着脸，偷偷地流泪。

会上，杨陈氏按要求断断续续地说了一遍。

突然，她泪如雨下，哭着说：“我们这代人苦吃足了，吃三两六钱还苦呢！”

李小左看她真流泪了，得意地笑着。当听她说吃“三两六钱”时，估计她要说吃食堂的事，立即跳上台，将杨陈氏往台下拉。

杨陈氏回头反驳说：“不是吗？我儿子不是饿死的吗？”

这句话闯下了大祸。孙成雨立即冲上去将她拉到台前，气急败坏地吼着：“已死的坏分子杨正尧之母杨陈氏，利用诉苦会为坏分子翻案，罪该万死，打倒坏分子杨陈氏！”

跪在台前的专政队伍里又多了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太太杨陈氏。孙家人看批斗队伍里又多了一个杨家人，个个心里灌满得意的笑。

二董事看妈妈突然被当作坏分子批斗了，气得浑身血管都要炸了。他牙咬得咯咯响，攥紧拳头，瞪圆眼想要冲上去拉回妈妈。

伟大王拉住他说：“‘小不忍则乱大谋’，沉住气。这时你冲上去，正合孙建民、孙成雨的心意，肯定把你抓起来陪斗。”

田三爷颤颤抖抖地说：“现在做人真难，说错一句话、做错一件事或走错一步路，就从白天鹅变成黑乌鸦，挨斗了。唉！七十多岁的老人说斗就斗了，怪可怜的。”

二董事愤愤不平地说：“你不记得了？妈妈说的不是事实吗，未帮他们说谎就成坏人了？”

伟大王拉住他说：“你不常对我说‘能忍则安，忍者为贵’吗？怎么自己就不能忍了。”

二董事忽然发现这是孙家对杨家的报复，他心里像抹了一层灰，气瘪瘪地坐着。

会后，孙建民通知贫下中农到大榆树下吃忆苦饭。

二董事扶着妈妈气哼哼地走了，今天她被剥夺了吃忆苦饭的权利。

饭前，孙成雨喊妹妹孙兰英唱一首当时流行的忆苦歌《不忘阶级苦》。

孙兰英用凄惨的喉音唱着：

“天上布满星，月儿亮晶晶
生产队里开大会，诉苦把冤伸
万恶的旧社会，穷人的血泪恨
千头万绪千头万绪涌上了我的心
止不住的辛酸泪挂在胸

不忘那一年，爹爹病在床
地主逼他做长工，累得他吐血浆
瘦得皮包骨，病得脸发黄
地主逼债地主逼债好像活阎王
可怜我的爹爹把命丧

不忘那一年，北风刺骨凉
地主闯进我的家，狗腿子一大帮
说我们欠他的债，又说欠他的粮
强盗狠心强盗狠心抢走了我的娘
可怜我这孤儿漂流四方
……”

孙兰英那感情充沛的歌声唱得人心酸，唤起人们的悲哀。全场人鸦雀无声，个个哭丧着脸听着。

一曲唱完，孙成雨突然鼓起掌来，沉浸在悲痛中的人们用惊疑的目光望着他。

孙建民瞪他一眼说：“人们痛苦得要哭了，你还鼓掌？你

是为地主打我们贫下中农而高兴吗？如果是杨大明，早当活靶子批了。”

孙成雨傻了眼，他本想为妹妹捧个场，却差点闯下祸。

孙队长耍几句官腔便开饭了。

忆苦饭是田三婶做的，因为她是贫农，在旧社会吃过苦。田三婶在田野里挖了一篮子野菜，又用梯子爬上老榆树剥了一篮子榆树皮。在大榆树下砌口土囤子（临时锅灶），将榆树皮和麸糠、豆饼放入锅中，熬一阵后再放野菜和米。

人们端着用菜和糠熬成的忆苦饭，饭里几乎找不到米，又没有油，很苦。忆苦人放在嘴里慢慢地咀嚼着，强忍着往肚里咽，没有一个人敢吐，他们嘴里虽苦但心里却甜滋滋的，那些地富分子和他们的子女还没资格吃呢。

伟大王想不通，吃了这饭就恨地主了？

杨大明没有资格吃忆苦饭，他精神恍惚地回到家倒床便睡。

大明老婆含着泪做晚饭，她看精明能干的丈夫变成一个死气沉沉的木偶，心里酸溜溜地痛。

杨大明一闭眼，妈妈被批斗的影子又在他脑海里显现。他的心惶恐不安，人摇摇欲坠，惊惧得一夜未睡。他那恐斗症越来越重了。

杨大明自从妈妈挨批斗后，他认为自己生下来就低人一等。在队里，他心甘情愿地做没有人肯做的苦活，工分多少不计较，受了委屈不吭声，人家把唾沫吐在他脸上，他背着人偷偷地擦了，还佯笑着向人家赔不是。他要以此唤起人们的同情，减轻他妈妈的罪，避免灾难落在自己头上。

1966年9月，开展破四旧砸烂封资修运动，口号是“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四旧是“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古玩字画，古建筑，古戏服装，甚至有龙凤图案的缸、坛、盆、罐、桌椅、床都

在查抄“横扫”之列。

李小左扛着造反有理的大旗，高呼“破‘四旧’、砸烂‘封资修’、横扫‘牛鬼蛇神’”的口号，吆五喝六地到他小爷爷李杰家造反。

李杰是李府官的小儿子，李府官告老还乡后，和他一起生活。土改时，虽分掉一部分用物，但家里古书、古物满目皆是。

红卫兵一进门便翻箱倒柜地抄家，家里的古书、古画、古床、古椅、古坛、古砚一股脑儿搜出来堆在门前。

李杰家有一对刻着龙凤的红木椅子，自他家买了这对椅子后，三十多年来，庄上人娶媳妇都到他家借这对椅子。孙建民听说李小左和孙成雨到李杰家砸古物了，想起自己坐这对龙凤椅子结婚后，一直是财运享通。他怕砸了他结婚坐的椅子，破了他官运和财气。眼珠一转，急忙找孙得助到李杰家去领导李小左造反，以示支持革命。

孙建民和孙得助到李杰家，看那对龙凤椅还未砸坏，拉孙得助往椅子上一坐，边谈话边指挥李小左批斗。

谈着谈着，孙建民将两只脚都拿到椅子上，盘在椅子上说着。这动作又感染了孙得助。两个人都抱着膝盖蹲着，活像花果山上的两只猴子。孙建民有时朝李小左批斗方向吼几句，以示关心革命。

李小左恶狠狠地将写着牛鬼蛇神的高帽戴在李杰头上，令他跪在古物前一一辨认。当证实全部搜出后，吆喝他一边烧古书，一边跟着红卫兵喊“打倒‘牛鬼蛇神’李杰”的口号。

孙成雨带着红卫兵挥舞大锤将一堆古物一件件砸碎。

李杰望着熊熊燃烧的古书古画，心里阵阵酸痛。这是中国的文化遗产，古代的民间艺术，瞬间竟被火焚了，他恋恋不舍地翻开唐伯虎的画卷看着。

李小左张牙舞爪地冲上前，一脚踢开李杰那拿画卷的

手。高呼“打倒杨庄小爬虫！”“横扫‘牛鬼蛇神’李杰！”，他要以狠批李杰表明自己与牛鬼蛇神的小爷爷划清界限，他要在革命造反中立功逞雄。

李小左站在烟雾弥漫的灰烬前，站在砸碎的古物堆上，龇牙咧嘴地叫嚣着：“社员们听着，土改时分给你们的古物统统毁掉。谁敢私藏古书、古物，再烧纸敬鬼、烧香求佛、搞迷信活动就是牛鬼蛇神，要拎出来批斗。”李小左说得摇头晃脑，唾沫星直飞。

一场浩劫过去了，李杰门前是一堆烂板和一摊灰烬，只剩下孙建民坐着的那对龙凤椅子。

田三爷听说要缴出土改时分的古物，吓得直哆嗦，他怕红卫兵追查他那对已扔下射阳河的红木椅子。打算回家后，将家里椅子上的双喜字铲掉。

李小左的话句句刺在孙成雨心上，他知道在杨庄的迷信活动，他搞的最多，他就是杨庄的“鬼”。他怕被当作搞封建迷信的活靶子批斗，惶恐不安地在古物堆前来回走动，那狐狸脑子不停地思量着怎样逃避批判。一番激烈斗争后终于打定主意：只有先发制人才能保全自己，甚至能立功提拔。

李小左讲完后，孙成雨假惺惺地站上古物堆，哭丧着脸扬起公鸭嗓子揭发自己搞迷信活动的种种罪行，并提高分析，将自己说成是搞迷信活动的罪人，是杨庄的牛鬼蛇神。他信誓旦旦地保证：“我坚决要烧毁神像，铲除家中迷信的痕迹，与迷信思想彻底决裂，做破除迷信的闯将。”说着咬牙切齿地高呼“打倒‘牛鬼蛇神’孙成雨”的口号。

在场的杨家人听到喊打倒孙成雨，燃起心中的怒火，像真批斗一样跟着孙成雨高呼“打倒‘牛鬼蛇神’孙成雨”，口号声慷慨激昂。

正当孙成雨给自己定了一个个罪名、和社员们一起高呼打倒自己的口号时，被一个外地中年男子看见了。这男子看

孙成雨哭丧着脸低头认罪，社员们群情激昂地高呼“打倒牛鬼蛇神孙成雨”口号时，真以为孙成雨是被批斗的牛鬼蛇神，扭头便走。

这男子正是前几天孙成雨姑妈给他介绍的女朋友的爸爸。

自从姑妈带他相亲后，孙成雨满以为这婚事成了，欢欢喜喜地等喜讯。当姑妈来告诉他，女方听说他是“牛鬼蛇神”而不想谈这门亲时，他悔恨交加，真是“聪明反被聪明误”。

孙成雨忽然觉得自己主动检查亏了，他估计女方回亲是杨家人坏的事，像斗架的公鸡整天气嘟嘟地斜着头，挖空心思找杨家人出气。一抬头，冤家伟大王屋后那棵枝繁叶茂的大榆树展现眼前。他狐狸脑子一转，找到李小左说：“伟大王家的神树不也是‘牛鬼蛇神’吗？你小爷爷私藏古物被斗了，我相信迷信主动检查了，这神树不该斗吗？”

李小左一听说批斗，比看见妈妈还高兴，不假思索地说：“对，明天去砍倒这大榆树。”

孙成雨蔑一眼李小左，阴阴一笑说：“砍，二十个李小左也砍不倒它。”

“那怎么办？”李小左面带难色地问。

“怎么办？看我的，明天我要轻轻松松地处死它。”孙成雨摆出一副聪明过人的样子，洋洋自得地吹嘘着。

第二天，李小左和孙成雨带几个手拿斧头的红卫兵，高呼“横扫杨庄的‘牛鬼蛇神’”、“剥死杨庄的大神树”的口号，来到歪榆树下，举斧猛砍。

那些吃榆树皮活下来的杨庄人看红卫兵砍大榆树了，个个上前护树。

二董事理直气壮地说：“明明是一棵普通的树，你们却说有神，还成群结队前来拜树，该批的应该是相信有神的人，怎么能拿木头疙瘩出气呢？”

伟大王看二董事发话了，冲上前指着孙成雨的鼻子说：“你妈妈常到这里来拜神，应该先批你妈妈。李杰搞投机倒把贩猪，你们也是批李杰而没有批猪呀？”

杨俊妈拉着李小左说：“杨大佬杀猪送肉，你们也是批杨大佬没有批肉呀。孙建民和孙成雨两人妈妈常来敬树，应该先批她们哪。”

一声声责问使孙成雨和李小左理屈词穷，绷着脸僵站着。

正为难时春晓回家了。春晓心平气和地对孙成雨说：“明明是候鸟从远方带来树种长成的树，有人却说它是神，还来烧香拜佛，应该批的是相信有神的封建迷信思想，怎能批这没有思维的树呢？破四旧包括砍树吗？”

孙成雨妈妈听说儿子带人砍神树了，她怕激怒神树惹下大祸，赶紧迈着小脚，两手前后划着，一跛一拐地跑到大树前拉着儿子就走。

一趟砍树人走了，大榆树又被剥去几块树皮，剥去皮的地方又流下辛酸的泪。

几天后，孙成雨妈妈真的病了。他骂儿子砍了神树得罪了树神，她不去看病却叫孙成雨去敬神树为自己赎罪。

孙成雨一听火上堂屋，他既不去敬神树也不敢再到城里去请钟道。他偷偷到射阳河北请道士画个符揣在妈妈怀里，妈妈看孙成雨不敬神树赎罪，心里总觉得亏欠，整天恍恍惚惚。当看到怀里的符时，她彻底崩溃了，这符就像插在她心上的两把刀，她的病越来越重。

杨文佩接到县红卫兵司令部通知：阳河镇红卫兵决定明天砸毁阳河亭，要求坟主后裔派代表参加，杨文佩将通知告诉了李小左。

李小左说：“阳河亭是封建礼教的产物，是迫害妇女的罪证，是我祖先的耻辱，早该毁了。”

第二天,李小左扛把大铁锤,带着孙成雨和孙得助雄赳赳地赶往阳河亭。李小左将代表杨庄红卫兵参加县红卫兵革命了,他顿觉身价倍增,脸上露出得意忘形的笑。

初夏的早晨,天气晴朗阳光灿烂。亭顶倒扣的碧绿色荷叶在阳光照耀下熠熠闪光,又像在颤抖。李小左等三人走进亭内,只见亭檐玲珑别致,亭柱雕刻精美,飞檐角上不时滴下几滴露珠,像阳河亭流下的泪。

孙得助被这精工巧雕的艺术所迷醉,小声对孙成雨说:“这是阳河人民的智慧,是阳河镇古代艺术的结晶,说砸就砸了?”他有点不舍。

孙成雨不动声色地站着。

一阵口号声响,县红卫兵到了,李小左立即窜上亭顶用大锤从亭顶的叶梗往下砸,他砸得那么卖劲。

孙成雨看爬在亭顶砸阳河亭的李小左,心里骂道:“刨自己的祖坟还那么来劲,真是不忠不孝的忤逆子。你祖先有罪,就不怕别人也批斗你这罪人后代吗?二董事妈妈根正苗红,说错一句话被批斗了,你还高兴呢。真是睡觉不知头高低,吃饭不知肚饱饿的蠢猪。”

李小左砸毁了亭子和洁孝坊,挖出坟内棺材。阳河镇唯一有保存价值的文化遗产转眼间变成一片废墟。

当县红卫兵将李家祖先尸骨挂在城里电线杆上示众时,李小左喊着口号用铁锤狠砸尸骨。

李小左忙碌一阵后,带着红卫兵洋洋自得地回杨庄报功。

春晓听说阳河亭砸了,一阵心酸,阳河镇唯一有欣赏价值的文物永远与人们告别了。

随着阶级斗争越来越激烈,孙杨两家的矛盾也越来越大,孙成雨怕占杨庄百分之八十的杨家人冲他婚姻,整日惶惶不安。